

在“后里院喜剧节”档期,多项文艺展演接续喜剧气氛,从街面到内部空间构建起里院的人文场景,喜剧厂牌、演艺新空间发力“笑声经济”——

场坐热了业态多了,喜剧扎根“有戏了”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1984年6月,全国相声作品评比讨论会在青岛新疆路和平宾馆举行。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当代相声名家齐聚一堂。崭露头角的侯耀文、石富宽拿出了代表作《糖醋活鱼》,马三立在会上发表了“相声不要论资排辈”的重要观点,大会组织者侯宝林与漫画家方成还应邀到青岛日报社举办了“讽刺与幽默”的讲座。在这次大会上,侯耀文、师胜杰、刘伟、冯巩等一批相声界中坚力量走到了前台。

40年后的2024首届“青岛里院喜剧节”现场,德云社台柱演员阎鹤祥登台交流,他在相声历史长河里打捞了这一珍贵往事:“青岛对我们相声演员来说意义重大,1984年的全国相声作品评比讨论会就在这里举行。侯宝林大师收师胜杰为徒就发生在这里,我们师爷侯耀文先生的《糖醋活鱼》也是在青岛演出的。请大家多多支持相声,多多支持青岛里院喜剧节。”

青岛里院喜剧节的举办让人们再次发现、标定了里院与喜剧之间的关联:从历史渊源来看,江宁会馆有马三立说相声旧址,1984年举行的全国相声作品评比讨论会也被誉为行业内最隆重的一次盛会。从喜剧角度来看,黄渤引领了喜剧片的潮流,2022年《脱口秀大会第五季》在西海岸新区录制完成引燃了青岛的喜剧氛围,青岛里院喜剧节的落地则接续了新喜剧与传统曲艺之间的“香火”。

如何培育新喜剧类型、打造新喜剧厂牌,如何招徕喜剧文旅客流,让“笑声经济”扎根里院,这些问题显然需要多届喜剧节的探索才能有初步答案。在“里院笑坛”论坛上,推出多个爆款喜剧综艺的米未传媒CEO马东当着上海人徐峥的面问了黄渤一个问题:“就喜剧发展来讲,你觉得青岛更好还是上海更好?”青岛里院喜剧节发起人黄渤机智回答:“上海已经很好,青岛会越来越好。”

■里院的开放环境为上演沉浸式喜剧营造了良好氛围。

本版摄影 王雷

里院与喜剧:献给你的一道“文艺菜”

国庆假期,上街里“喜剧三角”悄然成形:悦喜客来的相声园子“青岛曲艺社”、天泰22世纪音乐厅的开心麻花沉浸式带餐喜剧《偷心晚宴》、中山路中国电影院的驻场脱口秀“蛤蜊喜剧”,三家喜剧厂牌吸引着年轻观众纷至沓来。从传统相声到时尚单口喜剧,青岛里院喜剧节提倡的多业态合作在上街里街区初见端倪。汹涌的人流客群荡漾着每个院落,摄影记者感慨:进一趟上街里,脚踩肿了,脸笑麻了。

如何回答里院与喜剧之间的联结,需要更有人文视野的理论构建。蔡明在青岛里院喜剧节闭幕式上介绍,戏剧的雏形来源于酒神祭祀,而飘满酒香的里院不缺酒神精神,“青岛里院喜剧节上,大家都有‘喝高了’的松弛感。喜剧是来自于街头的,也是来自于大众的。所以,喜剧的敌人是距离,喜剧的朋友是交流。无论喜剧有多少类型,无论大家有多少口味,请记住我永远是你们的‘菜’”。

加上蔡明这道“菜”,本届喜剧节为青岛里院端上了33道“正菜”和数十道“小菜”:闫妮、马东、贾冰、阎鹤祥、徐峥等喜剧明星在上街里的街头徜徉,33个戏剧项目散布在各个院落里,配以嘉年华整点巡游、喜剧盲盒秀、“喜”耳“共”听电话亭等设置,让上街里形成院落演出内循环、巡游外循环两大客流系统。

当青岛里院喜剧节落幕之后,这套模式以常态驻演的方式留存:圣心修道院旧址的新国风沉浸式互动展览《画堂春》、博山路上开心麻花带餐喜剧《偷心晚宴》、大鲍岛荷田水铺的吉他弹唱、高密路No.66超级音乐工厂的马路脱口秀……喜剧、音乐、沉浸式展演接续了喜剧节的气氛,结合特色书店、生活美学店构成致密网点,从街面到内部空间构建起里院的人文场景。

喜剧与里院的空间关系,经由青岛里院喜剧节做出“理论建构”。镇海楼·惊喜剧场、宝兴里·浪剧场、黄岛路·木更楼等具有剧场属性的场地,安排了麻花脱口秀、单立人的新喜剧专场演出;而安康里·庭空间、吉善里露天小剧场等开放庭院,安排了火锅即兴喜剧、麻花喜剧FUN现场等需要交互接触的演出。喜剧与观众的距离也是喜剧人探讨的重点。黄渤把青岛里院放到了和北京胡同、上海弄堂并置的位置,火锅即兴喜剧主理人皮盆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皮盆介绍,即兴喜剧演员演出时每次都会跟观众交流,请观众提出“启发词”,因而,观众的空间距离、身份属性特别重要。“里院这个建筑形式特别好,北京有胡同,但太矮了、太窄了。里院就很好,它本身就有沉浸式的氛围,既是开放式的建筑,又有沉浸式的感觉。美国的即兴喜剧就在布鲁克林街区举行,街区里,不同身份的观众进入现场,也引发不同的故事。这次,我们根据里院出现的人物开展现场创作,构建人物交叉融合的故事,很有意思。”皮盆说。

本地观众小李在9月28日观看了青岛里院喜剧节的两场演出。演出间隙,他走进三江里,与充满文艺风情的青年街区撞了个满怀。小李表示,里院街区原本是一个由特色小吃、人文书店、淘碟小店构成的场景,10多年前非常受文艺青年喜爱,如今输入了新的业态后可谓“腾笼换鸟”,爵士乐酒吧、书店、剧场等一应俱全,“如果不是因为喜剧节,我不会在这里待这么久,感受新里院的质感。我不光看了新喜剧,还在古巴文化交流中心感受了萨尔萨舞体验课,在中山路上听到了现场版铜管五重奏,一首《龙猫》让我这个‘老文青’泪目了。”在文化生态丰富的里院街区,小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色菜”。



▲喜剧节期间,黄岛路天天都人流如潮。



◀市民游客和老街巷里喜剧节吉祥物“xiju”合影。



■喜剧节给上街里带来了欢笑,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流量。

青岛与喜剧:做喜剧资源“净流入”城市

9月29日,2024首届青岛里院喜剧节落幕时,关于“下一届里院喜剧节”的安排尚未有定论,然而,青岛的喜剧厂牌、演艺新空间业态已经呈现“按捺不住”的态势——本地的喜剧团体在扩张,外地的喜剧厂牌要入驻。

就城市层面而言,为什么要吸引喜剧节、喜剧厂牌落地?在青岛里院喜剧节之前,关于戏剧节已然有过一轮“争夺”。乌镇戏剧节已经占据头部戏剧节的位置,然而,阿那亚戏剧节的横空出世证明,这一领域仍然有着巨大发展空间未被发掘。阿那亚戏剧节邀请孟京辉、陈明昊担任艺术总监,亮出了“首个海边戏剧节”的定位,去阿那亚看戏、看电影、遇见戏剧明星,已经成为“文艺中年”的生活方式。

“里院笑坛”论坛上,中国嘻哈文化推手、综艺制作人车澈给出颇有含金量的发言。从车澈制作的《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中国说唱音乐巅峰》系列综艺节目可以看出,西安、重庆、新疆都是盛产顶级说唱音乐人的重镇,然而,在关于“说唱之都”的争夺中最终是成都笑到了最后。“成都已经成为中国嘻哈歌手的‘净流入’城市。”车澈确认,“大量嘻哈歌手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洛杉矶举家搬到成都。他们觉得这个城市跟嘻哈有关系,这个城市的年轻人更懂他们。”嘻哈不只是音乐,还包括饰品(珠宝/金饰)、运动(滑板/鞋品/街舞)、视觉(涂鸦)、潮牌等一整套的产业链条,“成都有更丰富的演出场景,有政府扶持和商业化资源,有完整的嘻哈文化供应链。很难想象,潮流音乐最大供应链竟然不在北京,而在成都——因为大量链条被成都聚合了。”

对照成都案例,如何聚合喜剧的产业元素和环节链条?黄渤、黄晓明两位联合发起人带给青岛里院喜剧节的,不只是蒋龙、史策、宋木子、管乐为代表的已成名“新喜剧人”,也不只是单立人、德云社等著名厂牌,而是视野更加广阔的新喜剧甚至新兴戏剧,类型上包含非遗川剧、默剧、即兴喜剧、肢体喜剧、美式喜剧Sketch、国风喜剧等多种品类,极大地拓宽了艺术圈层和青岛观众视野。

以吉善里上演的环境戏剧《俄狄浦斯与机械神谕》为例,整个剧场内被薄膜包裹,50多位观众零距离围观一只“俄狄浦斯”——脚底“长着”铝合金滑轮支架,臀部贴了一大块“熊皮”,观众要求写下观察记录,在多次的触摸和解析中完成自我辨认、自我定义、共情体验。吉善里门外挤满了没买到票的观众,剧场里是一步步陷入全新戏剧类型的观众,这种观看本身也是戏剧的一部分。

对多元化的包容体现了城市对文化深层次的理解力。今年4月,一首《谢天谢帝》说唱MV上线,制造了“成都迪士尼”的爆梗,天南海北的年轻人跑到成都玉林七巷的小公园打卡,感受一种无厘头式喜感和戏仿释放。当地并未驱赶年轻粉丝,小区街道办连夜成立“成都迪士尼服务中心”,与年轻人“共谋”。而对于青岛来说,戏剧感也存在于极富设计感的细节中。黄岛路“喜”耳“共”听电话亭周围,女生们在分享各自“我的电话打给了谁”;“拨1是李耕耘,2是张海宇,8是宋木子。”“我只听出来3是马丽,9是王迅。”从戏剧深度爱好者到普通粉丝,为口味多元的观众保留一块戏剧空间,也是多元化的应有之义。

2022年《脱口秀大会第五季》在西海岸新区录制,呼兰、徐志胜带红了泊里大集,也让喜剧与文旅之间构建了深度关联。站在“笑声经济”的视角,青岛里院喜剧节让青岛的喜剧产业链条得到了重新梳理:从喜剧培训、综艺录制到演艺厂牌打造、戏剧街区+喜剧节绑定,青岛都有了案例和模板;喜剧微短剧、喜剧片的生产与以东方影都为代表的影视基地绑定,“电影之都”完全可以分羹为“喜剧梦工厂”,青岛也将成为一个喜剧资源“净流入”城市。车澈认为:“一座城市如果跟一个艺术形式深度绑定,可以形成广告学上的提及效应,比如,我们一说起碳酸饮料就第一时间想到某种饮料。青岛里院喜剧节如果坚持办下去,青岛与喜剧的关联可以散发巨大的魅力。”

喜剧与年轻人:落地能否生根?

对于第一批喜剧/戏剧创业者来说,他们在青岛遇到了哪些问题,引发了哪些思考?

从开心麻花大剧院到里院22世纪音乐厅,开心麻花一路在青岛开疆拓土,把喜剧、即兴喜剧、脱口秀、沉浸式带餐剧一路引入青岛,开心麻花团队被戏剧界认为是“最懂得青岛市场”“俯身做青岛市场调研”的团队。在开心麻花剧场院线总经理文娟看来,跨界青年已经成为喜剧表演的生力军。“他们上过班,有‘班气’,有丰富的生活体验,在喜剧里加入了很多当代青年的生活感悟,所以,职业演员可能并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在的脱口秀和即兴喜剧,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反而成就了中途出道的喜剧人。”作为戏剧产品线覆盖最全面的厂牌,开心麻花需要更多的戏剧空间,文娟对此表示,“我在和大家交流的时候提到,里院这个场地能否长期留下来做新喜剧、做即兴喜剧表演。因为演员在这里演出会感到非常放松,在大剧场的演出缺乏氛围感,里院的环境无论对表演者还是观众来说都是更舒服的模式。年轻人需要解压,喜剧在这里特别有市场空间和土壤。”

不同的喜剧厂牌有着不同的“活法”,常见的演出形式是与影院、音乐吧合作举行小型驻场演出,蛤蜊喜剧与中山路中国电影院,上客喜剧与李沧奥维尔影城都有合作演出。随着演出规模扩大,喜剧厂牌会推出专属场地演出,上客喜剧在台东、黄岛家佳源有两个剧场,汇笑喜剧在诺德广场也有专属场地。喜剧厂牌的台柱艺人持续吸引客流,上客喜剧的景亮是青岛里院喜剧节的嘉宾艺人,而汇笑喜剧的毛豆则是2022年《脱口秀大会第五季》季军。持续的演出供应培养了独具特色的观众,皮盆表示:“青岛观众是笑着进来的,那种状态像是‘今天没什么事,来看场演出’;北京观众进门一看就是下班过来的,脸上写着‘救救我吧’。”

在业内人士看来,喜剧作为创业赛道,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正比。目前,青岛各区对演艺新空间推出了相对应的奖扶政策,对营业场次有50场、100场等不同的要求,演艺新空间建筑面积也有着300平方米、500平方米等不同的扶持标准。然而,以演出单立人喜剧《李华模拟器》的宝兴里二楼为例,现场只能容纳56个座位,距离300平方米的奖补标准显然有着距离。喜剧落户里院,需要更“贴身”的扶持。

青岛里院喜剧节的举办引起了青岛籍戏剧人、制作人乃至影视人的广泛关注。在采访中,业内人士表示,打造一个不落幕的喜剧节、喜剧街区,要着眼于喜剧的长期培育。一方面,喜剧节应该着力引入本地社团,同时奖励喜剧的原创力量;另一方面,要关注喜剧的“出口”,让喜剧与青岛的影视资源、文旅资源深度对接。一次成功的喜剧节只能激发想象力,而后续的执行力才是喜剧在青岛落地生根的关键。